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
第二十二回 美女宮中春試馬 奸人林內夜逢鱷

詩曰： 小人得志謾猖狂，莫道冥冥沒主張。

天地若讎應獲罪，鬼神一怒便為殃。

貪淫好色難完局，極欲窮奢易散場。

何以君臣同道德，享名享壽國全昌。

話說狄去邪被麻叔謀疑他說謊，搶白了一場，退回後營，自家思想道：「我本以忠言相告，他卻以戲言見侮，我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如何與這奸雄同乾害民之事！便挖完了這條河路，分到我身上，能有多少功績！料不能封妻蔭子。」又想起皇甫君與嵩陽老人勸他之言，遂省悟道：「國家氣運，已自有限，我何苦在奸佞叢中，戀此雞肋！倒不如托個狂疾，棄了這頂紗帽，歸隱於終南山中，修心辨道，倒得個逍遙自在。」算計定了，次早遂遞兩張呈子：一張遞與麻叔謀，一張遞與令狐達。稱說道：「自入穴還營，偶得狂

疾，不能料理事務，請願掛冠回籍調理，伏乞批允施行。」令狐達見了呈子，還要留他。麻叔謀說道：「這哪裡是什麼狂疾，只怕倒是說謊之病。他既要去，留之何益。」遂將呈子批准。

又另委了一員官吏，管督糧米。狄去邪見准了呈子，遂收拾行李，帶領了兩個舊蒼頭，竟回家鄉去了。行到路上，因想起皇甫君呼大鼠為阿摩，心中委決不下道：「豈有中國天子，卻是老鼠之理！若果然是，則前日大棒打時，也該有些頭疼腦熱，鬼神之事，雖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，何不便道往東京探訪一個消息，便知端的。」遂悄悄來京探訪不題。

卻說煬帝日日在苑與袁寶兒、朱貴兒、杏娘、妥娘、各院夫人，縱淫無度。這一日吏部侍郎裴矩在張掖與西域胡人開市，換得大苑一匹名馬，渾身雪白，神駿異常，遂差人獻與煬帝。煬帝見裴矩獻馬，遂回了各院夫人、眾美人，到翠光湖堤邊來看。左右將馬牽至堤上，煬帝仔細一看，只見那匹馬生得促蹄高，竹批雙耳，渾身毛片就如白雪剪成一般。真個是千金買駿，萬里嘶風，無價之寶。後人有詩贊之曰：

寶馬權騎出未央，雕鞍照耀紫金裝。

春草初生馳土苑，秋風欲勁戲長揚。

鳴珂屢度章台側，細蹠經向濯龍旁。

徒令漢將連年去，宛城今已獻明王。

又云：

鴛鴦赭白齒新齊，晚入花中散碧蹄。

玉勒乍回初噴沫，金鞭欲下不成嘶。

煬帝看了，滿心歡喜，不住口的稱贊道：「果然好馬，果然好馬！」秦夫人道：「此馬外邊的毛片真實可愛，但不知行步如何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毛片既好，必定善走，就如美人一般，容顏秀麗，自然聰慧有才。朕小時最愛騎射，因天下太平，深宮安享，這些弓馬之伎，都久生疏了。今日見此駿馬，心下不覺有幾分癢。待朕走試一回，與眾妃子看何如？」眾夫人未及答，只見王義跪在地下奏道：「胡馬新來，未經操練，不知馴烈；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，臨此不測之險以為戲也！」煬帝笑道：「朕不比那些嬌脆之主，往常時，任它如何烈馬，也曾騎過；況今日御苑之中，騎了耍子，又是這樣良馬，放一轡，不過半里一里，有何險處！」就將身上的龍袍脫下，換了一件最輕軟五彩蟠龍的便衣，也不戴金紗帽，只戴一頂軟翅紗巾，腳下換了一雙天藍軟底靴兒，拿了一根金鞭子，便盤鞍上馬。眾夫人慌忙取酒來，奉上說道：「陛下慢放馬，且滿飲三杯助興。」煬帝歡喜道：「拿來拿來。」隨接酒在手，一飲而乾。眾夫人又斟上兩杯，煬帝也不推辭，俱笑嘻嘻的吃了。吃完三杯，兩個牽馬的內相將馬緩緩的領到堤中。

煬帝左手挽定了絲韁，雙膝夾緊鞍轡，右手將金鞭輕輕在馬尾上打了一下，那馬果然有些奇異，見金鞭打下，也不驚，也不跳，放開四蹄，悠悠揚揚的望前跑去，只跑盡了這條長堤。煬帝把絲韁一勒，那馬便徐徐勒住。眾夫人、美人與宮娥、太監見煬帝跑去跑回，坐在馬上，風流飄逸，毫無驚懼之色，大家都齊呼萬歲。煬帝跳下馬來，洋洋得意對眾夫人說道：「朕之走馬何如？」眾夫人都稱羨道：「陛下既能文，又能武，這樣英雄，古今帝王真莫能及。」隨又獻上酒來。煬帝道：「朕雖善騎，此馬亦自不凡；騎在上面，又平又穩，又解人意，要東就東，要西就西，毫不費人駕馭之心，果然是匹良馬。朕自跑不見馳驟之狀，你們宮娥中，不拘是誰善跑的，跑一回與朕看看下酒，豈不妙哉！」眾宮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無一人答應。煬帝笑笑說道：「這苑中三千粉黛，八百妖娥，難道就沒一個女中男子，能騎馬與朕看？」朱貴兒在旁邊說道：「薛冶兒既善舞劍，一定便會走馬。」煬帝聽了大喜道：「這個想得有理。」

薛冶兒正立在煬帝背後，聽見朱貴兒舉她跑馬，慌忙走出來說道：「朱貴兒專會攀人，妾只曉得舞劍，幾時又會跑馬！」煬帝半笑半耍的說道：「是人的伎倆，都要在人的面前賣弄，偏你會的只說不會，能的只講不能，不罰你個爛醉，你也不怕。」隨叫左右取過一個頂大的犀觴來說道：「你若不會跑馬，便要罰這三巨觴酒才饒你。」薛冶兒也笑說道：「妾若跑馬，這三巨觴酒卻是誰吃？」煬帝喜道：「你若跑馬，朕就飲此三觴何如？」薛冶兒料道推辭不得，只得說道：「跑得不好，萬歲與列位娘娘不要見笑。」遂把鳳頭弓鞋繫兜了一兜，腰間又添束上一條鸞帶，徐徐的走到馬前，將一隻白雪般的纖手，扶住金鞍下邊，也不踏蹬，輕輕把身軀往上一縱，早不知不覺的騎在馬上。煬帝看了，喜不自勝，對眾夫人說道：「這個上馬勢兒，便是會騎的了。朱貴兒所舉不差，快拿酒來我吃。」眾夫人忙斟上一巨觴，奉與煬帝。煬帝因心下快暢，拿起來不多幾口，就吃乾了。又叫篩一金杯，與冶兒在馬上吃了壯膽好跑。左右篩了，遞與冶兒，冶兒接酒吃了。又在內相手中取了金鞭，連打幾下，那馬就如飛一般跑去。冶兒也不挽絲韁，兩隻手高高的調弄那根金鞭，坐在馬上，左顧右盼，百般樣賣俏。跑盡了那條長堤，也不用手兜轉，只將身軀略略的往半邊一斜，那馬就折回頭來又跑。起先煬帝跑時那馬還慢，不知怎麼冶兒騎上就如掣電一般。煬帝與眾夫人遠遠望著，並分不出是人是馬，只見上邊一片紅雲，下邊一團白雪，飛滾將來，一霎時，眼也不及轉睛，早已跑回。真個會家不忙，將近面前，略把雙膝一夾，那馬便立住不動。

煬帝看見，鼓掌大笑道：「跑得好，跑得好！」便要自家上前接她下馬，腳還未動，冶兒早已下馬走到面前。煬帝將手攏住說道：「美人走馬最是奇觀，今日得了匹良馬，恰又有美人這般善騎，真可謂之雙絕也。」眾夫人道：「果然跑得可愛。」煬帝又道：「朕跑時還用手挽絲韁；你這小妮子，小小年紀，是哪裡學得韁繩也不帶，只將身軀婉轉，跑得這等翻騰飛舞，有韻有致！」冶兒道：「賤妾不過是游鱗舞燕，怎知萬歲有龍鳳翥之妙。」煬帝聽了，一發大喜。冶兒道：「好不好，跑已跑了。萬歲還有這兩巨觴酒，卻是誰吃？」煬帝道：「誰賴你的？就斟來我吃。」眾美人斟上，煬帝接酒在手說道：「冶兒走馬甚妙，眾妃子也該賞鑒一杯。」眾夫人道：「妾等願陪。」說說笑笑，一霎兒，兩巨觴煬帝早已吃將下去。因說道：「冶兒有伎不獻，該罰一杯；貴兒薦賢不差，該賞一杯。」二人吃了，又各斟一杯，奉於煬帝，說道：「萬歲賞罰至公，也該慶祝一杯。」大家你纏我，我纏你，不多時，煬帝早已昏昏醉矣。正是：

神迷佳麗應難醒，情溫柔莫不昏。

休怪君王易沉醉，玉人試馬易銷魂。

眾夫人見煬帝醉了，慌忙扶上香輿，就近推到迎暉院房中去睡。此時天色才午，眾夫人打點煬帝睡下，又恐怕一時醒來呼喚，

都不敢散去，就外邊軒子裡或下棋，或彈琴，或飲酒，或說閒話耍子，只叫眾宮娥在房中伺候。眾夫人才坐了不上一個時辰，忽聽得煬帝在房中搖地震的吆喝起來。

眾夫人各各大驚，都慌跑入房中來看，只見煬帝睡在床上，昏迷不醒，緊緊的將兩手抱著頭，口中不住的吆喝：「打殺我也，打殺我也！」眾夫人慌做一堆，忙上前問道：「陛下為何這般驚悸？」煬帝昏昏迷迷一毫不明白，只是叫：「打殺我也！」眾夫人嚇得手腳無措，只得差宮人飛馬來報與蕭後。蕭後聞言，頓時飛輦來看，到了床前，連問數聲，俱不答應，只是叫「打殺」不住口。蕭後著了忙，只得傳懿旨宣太醫院火速來看。眾內相領旨，不敢怠慢，頃刻間，即將一個太醫院令宣到面前。那太醫令姓巢名元方，乃西京人氏，積祖精醫，原是太醫院一個吏目；因指下十分明白，用藥如神，故漸漸升做太醫院令。當下朝見過蕭後，隨即進房，先將煬帝面色一看，次即將兩手脈，細細把過，因奏道：「聖上六脈平和，唯陽明經數而且急。這聖恙，非外感，亦不是內傷，又將兩手抱額，以臣看來，定是夢寐中受了驚魘，頭腦之中作痛，故如此叫喚不住。只消用安神止痛湯，服數劑，自然無事。」蕭後道：「既如此，可快用藥來。」

巢元方退出院外，忙配了一劑煎藥，送入院來。蕭後也不托人，親自煎了來與煬帝吃。煬帝此時十分昏沉，只是叫痛，哪裡曉得吃藥。蕭後沒法，只得與眾夫人扶起煬帝，輕輕的灌將下去。真個藥用當而通神，哪消半個時辰，煬帝忽然醒轉來說道：「打殺我也！」蕭後忙扶著說道：「陛下請甦醒，誰人敢打陛下！」煬帝睜開眼，看見蕭後坐在床面前，因說道：「御妻，我好苦也！」蕭後見煬帝漸漸明白，忙叫再煎藥來。眾夫人忙命巢元方撮了二劑流水煎來。煬帝吃了二劑，便恍然明白，說道：「痛殺我也，幾乎與御妻等不得相見。」蕭後問道：「聞陛下好好地飲酒而睡，為何忽然疼痛起來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因酒醉，昏昏睡去，忽夢見一個武士，生得獐惡異常，手執大棒，不由分說，照腦門打一下，打得朕昏暈幾死。如今雖掙扎轉來，只是頭腦之中，還如破了一般，痛不可忍。」蕭後道：「夢中被打，不過是虛驚，非真有之事。陛下寬心靜養，這疼痛自然就止。」隨又叫巢元方用藥止痛。

煬帝這一病，早驚動了文武百官，一個個都到西苑中來問安；聞知是夢中被打傷腦，無甚大事，才各各散去。不一日滿東京都紛紛揚揚宣傳此事。卻說狄去邪到了東京，訪得這個消息，心下甚是凜然；又細問煬帝病頭之日，恰正是狄去邪見鼠之日，驚得癡呆了半晌，方信鬼神之事，毫釐不爽。因此，把世情都看得冰冷，遂一意往終南山訪道。正是：

鬼神指點原精妙，只奈愚人識見粗。

若把世情都看破，道門已是半工夫。

狄去邪在終南山修道，後來果然得了大事。這是閒話休題。卻說煬帝在西苑中一連疼痛了七八日，方才全止。這一日病好了。蕭後與眾夫人都來稱賀。煬帝因問道：「前日朕初病時，在夢中昏昏迷迷，就如死去一般，再不能夠醒來，不知是吃哪個的藥，才得救轉。」蕭後道：「虧了太醫令巢元方，他一看了，便說陛下六脈和平，沒有別病，只是夢中被魘，頭腦疼痛，連忙用安神止痛之藥，只一貼，陛下就恍然明白。」煬帝道：「有這樣神醫，就曉得是夢中被魘，難得，難得！」遂傳旨叫宣來重賞。左右方才去宣，忽見段達捧了一道表章來奏。煬帝接表，展開一看，乃是麻叔謀的奏疏。上面寫著：

開河都護臣麻叔謀，稽首頓首，奉表於皇帝陛下：「臣自奉命開河，日夜催督丁夫，不敢稍懈。賴皇上洪福齊天，今幸掘至寧陵縣地方，功已成十分之七。不期臣拮据過勞，積久成病，今忽患頭痛，一日昏暈數次，不能料理事務。伏乞陛下另選良臣，代臣之任，庶不有誤河工，以辜聖望。臣不勝待命之至。」

煬帝看了，大驚道：「麻叔謀如何也病頭痛？河工既開了十分之七，怎生又換得他人？」正躊躇間，只見左右已將巢元方宣至。巢元方見了煬帝，慌忙俯伏朝賀。拜畢，煬帝說道：「朕夢中暴患頭痛，賴卿妙藥得安，此功不可不報。」遂叫近侍取白金百兩、黃金五十兩、彩緞十匹、白璧一雙，以為賞賜。巢元方辭謝道：「聖體天佑，微臣何功之有，敢受這般重賞！」煬帝道：「酬勞之意，不必過辭。」巢元方謝恩受了。正要辭出，煬帝忽想道：「麻叔謀也是頭痛，何不即著此人去醫；倘醫好了，也省得一番更換。」遂對巢遠方說道：「開河都護麻叔謀，今日有表來奏說，他也頭痛，不能開河。朕望河工甚急，卿可望奉旨前去一醫；醫好了，朕當另有升賞。」巢元方道：「君父之命，焉敢辭勞。」遂領旨而出。到家裡收拾了行李藥物，隨即起身望寧陵縣來。到了界口，早有人報知麻叔謀。麻叔謀知他奉旨前來，不敢輕慢；自家又動身不得，隨央吏狐達出來迎接。不多時，令狐達將巢元方邀入營中。

此時麻叔謀病在床上不能出來，只得叫請進房內去看。巢元方到了房中，將麻叔謀兩手脈細細看了，便說道：「老先生的貴恙，有些奇怪；雖然是外感，但所感卻不是尋常的風寒暑濕。以學生據脈息看來，乃是為鬼風所吹，邪氣入於頭顱，不曾吃得散藥。如今又轉入胸臆，所以老先生頭痛而數數昏暈。」麻叔謀聽見說合為鬼風所吹，看著了他的病源，連加點首稱是道：「老先生真神醫也！」原來麻叔謀一夜在星月之下，審視河道，忽見林子中放出一道光來，他心下疑有寶物出現，遂撇了跟隨，竟獨自步入來看。到了林子中間看時，光倒沒有，只見一群鬼坐在石頭上相對而哭。麻叔謀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又不敢忙忙走出，只得將身閃在石崖邊竊聽。

少頃，只聽見眾鬼嗚嗚咽咽地說起話來。這一個道：「我一個好好墳墓，都被麻叔謀那奸臣挖去，教我大男小女，都無處棲身。」那個道：「我齊齊整整的屍骸，被麻叔謀那殺才弄得七零八落，不得周全。」這個也恨麻叔謀，那個也怨麻叔謀，嚇得麻叔謀抖衣而顫，魂不附體，又立了一會，忽見一個鬼說道：「此人離此不遠，我們何不拿他出來殺了，以報此仇，又可絕其後患！」眾鬼齊哭道：「怎奈他奉著皇帝敕命，還有一年陽壽不盡，因此殺他不得。」那個鬼怒道：「就殺他不得，拿出來痛打一頓，也可以出氣。」眾鬼都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一齊走起來要拿麻叔謀。麻叔謀聽見眾鬼來拿，嚇得膽顫心驚，魂魄俱無，又沒處躲避，只得捨著性命往林子外亂跑。才跑不上十數步，忽一陣陰風沒頭沒臉的吹來，陰風中啼啼哭哭，有無數的鬼魂來捉拿，嚇得他骨軟筋酥，大叫一聲，就昏撲在地，幸得跟隨人役，在林子外聽得麻叔謀叫喊，慌忙跑入來看，見麻叔謀暈倒在地，只得扶回營中，用滾湯灌醒。麻叔謀醒來，恐失觀瞻，不好說是被鬼迷了，只推偶然頭痛，昏暈起來。今日卻被巢元方看出病根，故連聲稱贊神醫。正是：

小人識見一何愚！病人膏肓猶自誣。

不是神醫明看破，誰人知被鬼揶揄。